

# 從蘇軾詩之興觀群怨探討其動植物詞彙語義

Senses of Plant and Animal Words Based on Various Expressions in Su Shi's Poems

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·羅鳳珠

## 【摘要】

《論語·陽貨篇》記載：「子曰：小子何莫學夫詩？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〈論語注疏〉曰：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，言詩人多記鳥獸草木之名以為比，興則因又多識於此鳥獸草木之名也。」何謂比興，朱熹《楚辭集註》：「賦則直陳其事，比則取物為比，興則托物興詞。」由此可知，以「鳥獸草木」等動植物做為詩歌比興的技巧，是《詩經》以來詩歌創作的傳統。

蘇軾留下的詩作有 2,856 首，寫到植物的詞彙總計 999 詞組，147 詞種、寫到動物的詞彙總計 1,727 詞組，203 詞種，所佔的數量非常多。

《詩經》以來的興觀群怨，已使得許多動植物有了固定的意象，附著在該詞彙之上，已經成為固定的含義，如《詩經·小雅·鹿鳴》：「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苹」使得鹿有了隱居的意象。蘇軾初次侍父偕弟進京參加科舉考試，因讀韋應物：「寧知風雨夜，復此對床眠」（示全真元常）句，便相約將來有一番事業之後，共同歸隱，但世事多迂，蘇軾終究未遂歸隱之意，所以詩作中常藉麋鹿以寄託心志。

全唐詩 51,171 首，寫及「麋鹿」的詩有 86 首，佔 0.1681%，宋名家詩 35,972 首，寫及「麋鹿」的詩有 62 首，佔 0.1724%。蘇軾詩中寫及「麋鹿」的詩共有 18 首，佔 0.6303%，是唐宋詩的四倍，蘇軾詩中都以「麋鹿」寄託歸隱之意，如：「我本麋鹿性，諒非伏轅姿。」（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）、「君看麋鹿隱豐草，豈羨玉勒黃金鞵。」（二月十六日，與張、李二君遊南溪，醉後，相與解衣濯足，因詠韓公《山石》之篇，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也。）「聊為山水行，遂此麋鹿性。」（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）、「逝將江海去，安此麋鹿姿。」（次韻錢穆父會飲）等等都是。

本研究將探討蘇軾詩中所書寫的動植物之詞彙語義，所要寄託之興觀群怨，以及蘇軾詩裡寫及這些動植物時，所要表達的主題、所要寄託的情懷是甚麼？相同主題之下的相對或共現詞彙有那些特性？構詞的種類、特徵，是否形成詞彙語義之外的意象？

由於資料數量龐大，本研究在蘇軾詩語義網的基礎上，藉助電腦分析、統計、歸納的能力，作為研究的輔助工具，建立研究模式與方法，以做為未來擴充範圍的研究基礎。

## 一、前言

《論語·陽貨篇》記載：「子曰：小子何莫學夫詩？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〈論語注疏〉曰：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，言詩人多記鳥獸草木之名以爲比，興則因又多識於此鳥獸草木之名也。」何謂比興，朱熹《楚辭集註》：「賦則直陳其事，比則取物爲比，興則托物興詞。」由此可知，以「鳥獸草木」等動植物做爲詩歌比興的技巧，是《詩經》以來詩歌創作的傳統。

《詩經》以來的興觀群怨，已使得許多動植物有了固定的意象，附著在該詞彙之上，已經成爲固定的含義，如《詩經·小雅·鹿鳴》：「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苹」使得鹿有了隱居的意象。蘇軾初次侍父偕弟進京參加科舉考試，因讀韋應物：「寧知風雨夜，復此對床眠」（示全真元常）句，便相約將來有一番事業之後，共同回四川歸隱，但世事多迂，蘇軾終究未遂歸隱之願，所以詩作中常藉麋鹿以寄託心志。

本研究將探討蘇軾詩中所書寫的動植物之詞彙語義，所要寄託之興觀群怨，以及蘇軾詩裡寫及這些動植物時，所要表達的主題、所要寄託的情懷是甚麼？相同主題之下的相對或共現詞彙有那些特性？構詞的種類、特徵，是否形成詞彙語義之外的意象？

由於資料數量龐大，本研究在蘇軾詩語義網的基礎上，藉助電腦分析、統計、歸納的能力，作爲研究的輔助工具，建立研究模式與方法，以做爲未來擴充範圍的研究基礎。

## 二、研究範圍

本研究以蘇軾留下的 2,856 首詩作爲範圍，探討蘇軾詩動植物詞彙的語意。本研究抽取詞彙的方式是先將詞彙斷詞，並經過語意標記、語意概念分類、詞彙控制的過程，抽取出動植物詞彙如下：

- (一) 植物詞彙：蘇軾詩寫到植物的詞彙總計 999 詞組，寫及的植物詞彙 147 詞種，扣除：花、樹木、草、葉、蔬菜、深林、瓜、藤、豆、木、蕙、芽、寒菜等植物泛稱 13 種，寫及的植物種類有 134 種。依使用頻率高低排序如下：竹(82)；松(50)；麥(39)；柳(38)；稻(31)；桃(26)；菊(25)；梅(23)；荷(18)；桑、蒲(15)；柏(14)；桂、楊(11)；棗、杏(10)；蓮、蓬(9)；蒿、檜、梨(8)；苔、櫻、橘、萍(7)；杉、菰、麻、芙蓉、蓼、李(6)；黍、榆、楓、粟、葵、槐、茶、梧(5)；槎、柘、石榴、苜蓿、酴醾、芍藥、桐、蓬蒿(4)；柑、黃楊、苻、椒、薺、藜、藿、菖蒲、蘆、水仙、葛、芝、栗、芹、茯苓、葦(3)；榛、蔓、蠶、牽牛花、葡萄、萱草、芍藥、芡、拒霜、木瓜、蘭、藻、菱、菌、黃連、菽、檣、芝蘭、楊梅、白蘋、海棠、玉芝、櫟、薏苡(2)；楠、芷、甘棠、梨英、荻、薜、簕、荆、白芷、江離、榘、白芡、杜若、荇、白藤、芡、苕、蓴菜、蕒、黃瓜、橙、茱萸、梁、萊、杞菊、韭、菘、蕪菁、柚、梓、漆、蕒、楮、薑、石楠樹、薜、薤、黃茅、蔗、柿、木芍藥、雞蘇、芝菌、艾、荔枝、山芎、葵菘(1)
- (二) 動物詞彙：寫到動物的詞彙總計 1,727 詞組，203 詞種，扣除禽等泛稱，還有 202 詞種，所佔的數量非常多。依使用頻率高低排序如下：馬(235)；魚(114)；



總麤俗。也知造物有深意，故遣佳人在空谷。……陋邦何處得此花，無乃好事移西蜀。寸根千里不易致，銜子飛來定鴻鵠。天涯流落俱可念，爲飲一樽歌此曲。明朝酒醒還獨來，雪落紛紛那忍觸。」想來是以海棠自況，紀昀亦評曰：「純以海棠自寓，風姿高秀，興象微深」<sup>(4)</sup>。元豐五年，寫〈詠紅梅〉三首，檢視自己因性剛才拙，致使與世多迕，以「自恐冰容不入時」而「故作小紅桃杏色」的紅梅自況，但終究知道自己「寒心未肯隨春態」，只好自我解嘲是「酒暈無端上玉肌」。蘇軾晚年從海南島被赦免回中土，感傷自己忠君愛國，卻三次被貶，正如蘇轍所說的：「東坡何罪，獨以名太高」，感慨萬千的寫下「雲鵬今悔不卑飛」（〈次韻郭功甫觀予畫雪雀有感二首：其一〉）王文誥引趙次公注曰：「蓋先生悔悟自歎之詞」<sup>(5)</sup>。

由上述敘述可知，以動植物寄託自己的情懷，是蘇軾寫詩的重要修辭技巧。

#### 四、蘇軾詩的興觀群怨

蘇軾詩所描寫的動植物，有些是客觀知識的描述，有些蘊含主觀情意的寄託，除前所述的「麋鹿」、「鵬鳥」、「海棠」、「紅梅」之外，因限於篇幅，僅就後者舉其要略述如下：

##### （一）寄託歸隱之意

1. 麋鹿：如前所言，蘇軾第一次離開眉山，進京參加科舉考試，寫下：「誰知深山里，甘與麋鹿友」之後，即多次以「麋鹿」寄託自己歸隱之意。初出仕途，藉著「麋鹿」傳達自己對利祿之路的疑惑。英宗治平元年（1064），初入仕途到鳳翔做官，與友人出遊，在〈二月十六日，與張、李二君遊南溪，醉後，相與解衣濯足，因詠韓公《山石》之篇，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也。次其韻〉詩：「君看麋鹿隱豐草，豈羨玉勒黃金鞵。人生何以易此樂，天下誰肯從我歸。」寫下自己對隱居生活的嚮往。然而哲宗年間，新舊黨之爭劇烈，哲宗元祐七年（1092）〈次韻定國見寄〉詩，發出：「還朝如夢中，雙闕眩金碧。復穿鵝鷺行，強寄麋鹿跡。」的感嘆，隨後〈次韻錢穆父會飲〉詩，寫出：「逝將江海去，安此麋鹿姿。」的決心，沒想到元祐八年，宣仁太后崩，哲宗親政之後，新舊黨之爭轉遽，蘇軾出知定州，旋即被罷，出知英州，又旋即被貶惠州、儋州，終其一生，未遂歸隱之願。
2. 竹子：蘇軾詩中所寫到最多的植物專名是竹子，〈別子由三首兼別遲：其二〉：「水南卜築吾豈敢，試向伊川買修竹。」這首詩寫於元豐七年（1084），蘇軾甫從黃州貶所獲赦移汝州，途經嵩山所作，以「伊川買竹」寄託歸隱之意，其共現的詞彙包括「水南卜築」，用的是溫造隱居落水之南的典故，這首詩之三直寫「兩翁歸隱非難事」，接著以「憶昔汝翁如汝長，筆頭一落三千字。」對蘇遲說起年輕時想以「筆頭千字，胸中萬卷，致君堯舜」，然後與子由相偕回四川優遊卒歲的豪情壯志。

##### （二）寄託心志

1. 檜木：神宗熙寧五年（1072）蘇軾在杭州任上，寫〈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：其二〉：「凜然相對敢相欺，直幹凌空未要奇。根到九泉無曲處，世間惟有蟄龍

知。」給了新黨一個引詩入罪的藉口，給自己惹來殺身之禍。當時王安石主持變法，由於王安石的急功近利，剛愎自持，對新法的執行一意孤行，引來小人圍繞，蘇軾遠離京城，藉著檜木寄託自己磊落的心志。哲宗元祐六年（1091），寫〈和趙景貺栽檜〉：「應憐四孺子，不墮凡木群。體備松柏姿，氣含芝朮薰。」寄託自己「不墮凡木群」的心志，與蘇軾在黃州所寫的〈卜算子〉詞：「揀盡寒枝不肯棲」相呼應。

2. 松樹：松樹在蘇軾詩中寫及的次數僅次於竹子。蘇軾不僅寫松樹，依〈戲作種松〉詩的描寫：「我昔少年日，種松滿東岡。初移一寸根，瑣細如插秧。」可知，蘇軾自己也種過松樹。神宗元豐二年（1079）蘇軾在徐州任上，再次嘗試種松，寫〈種松得徠字〉：「青松種不生，百株望一枚。一枚已有餘，氣壓千畝槐。……孤根裂山石，直幹排風雷。我今百日客，養此千歲材。茯苓無消息，雙鬢日夜摧。古今一俯仰，作詩寄餘哀。」此外如神宗熙寧三年（1070）在開封寫〈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〉：「故山松柏皆手種」、神宗元豐六年（1083）在黃州寫〈和蔡景繁海州石室〉：「手植數松今偃蓋」；哲宗元祐元年（1086），在開封寫〈送賈訥倅眉二首：其二〉：「手植青松三萬栽」；哲宗紹聖五年（1098），蘇軾在昌化寫〈宥老楮〉：「我牆東北隅……規以種松菊。」這些詩都記錄了蘇軾每到一處做官都嘗試種松的情形。蘇軾藉著松樹，要寄託的心志，在〈滕縣時同年西園〉：「人皆種榆柳，坐待十畝陰。我獨種松柏，守此一片心。君看閭里間，盛衰日駸駸。種木不種德，聚散如飛禽。老時吾不識，用意一何深。知人得數士，重義忘千金。西園手所開，珍木來千岑。養此霜雪根，遲彼鸞鳳吟。」這首詩寫得很清楚。〈萬松亭，并敘〉：「十年栽種百年規，好德無人助我儀。」寫的也是松樹的好德，好德正是蘇軾自我的期許。
3. 鶴：鶴是蘇軾詩中出現頻率第三高的動物，蘇軾筆下的鶴絕大多數與其他詩人無異，但是他在哲宗元祐八年（1093）所寫的〈鶴歎〉詩：「園中有鶴馴可呼，我欲呼之立坐隅。鶴有難色側睨予，豈欲臆對如鵬乎？我生如寄良畸孤，三尺長脰閣瘦軀。俯啄少許便有餘，何至以身爲子娛。驅之上堂立斯須，投以餅餌視若無。戛然長鳴乃下趨，難進易退我不如。」其中的「難進易退我不如」，正是蘇軾檢視自己宦海沈浮多年的心聲，也藉此自我警惕，不幸的是蘇軾還來不及退下，旋即被貶惠州，使這首詩讀來格外令人感慨。

## 五、結語

很多動植物的詞彙，如果含有詞彙之外的含義，蘇軾詩中也沿用，比如以「麋鹿」寄託隱居之意，是詩詞裡的傳統，但是蘇軾詩中某些動植物詞彙的含義，與蘇軾個人的遭遇相關，蘇軾把自己遭遇引發的感懷投注在這些動植物身上，以寄託自己的興觀群怨，如前述貶謫黃州時，見到海棠花及紅梅所引發的感慨。蘇軾在這二首詩之中，都各有一句「也知造物有深意」、「也知造物含深意」，把自己遭讒被貶，當作是「造物有深意」。因松樹之德而種松寫松，是蘇軾個人的價值觀取向，引鶴之難進易退在暗潮洶湧的官場中自我警惕，也是蘇軾自我遭遇引發的寄託，這些因自我感懷的觸發，使得筆下

的動植物多了一層含義，是蘇軾詩的修辭特色。

附註：

1. 參見元·脫脫等著，《新校本宋史》列傳，卷三百三十八，列傳第九十七蘇軾，台北市鼎文書局，1979年出版，第10801頁：「蘇軾字子瞻，眉州眉山人。生十年，父洵游學四方，母程氏親授以書，聞古今成敗，輒能語其要。程氏讀東漢范滂傳，慨然太息，軾請曰：『軾若爲滂，母許之否乎？』程氏曰：『汝能爲滂，吾顧不能爲滂母邪？』」。
2. 同註1，第10811頁：軾嘗鎖宿禁中，召入對便殿，宣仁后問曰：「卿前年爲何官？」……（宣仁后）曰：「此先帝意也。先帝每誦卿文章，必嘆曰『奇才，奇才！』但未及進用卿耳。」
3. 蘇軾〈沁園春〉：「孤館燈青，野店雞號，旅枕夢殘。漸月華收練，晨霜耿耿，雲山攬錦，朝露團團。世路無窮，勞生有限，似此區區長鮮歡。微吟罷，憑征鞍無語，往事千端。當時共客長安。似二陸初來俱少年。有筆頭千字，胸中萬卷，致君堯舜，此事何難。用舍由時，行藏在我，袖手何妨閒處看。身長健，但優游卒歲，且鬥尊前。」
4. 參見清·王文誥、馮應榴輯注，孔凡禮點校，《蘇軾詩集》，台灣學海出版社，1985年9月再版，第1037頁「王文誥案語」。
5. 同注4，第2455頁。